

笔会

水乡古镇的“老派”味道

张林华

以山为舟

傅菲

下午，我又去了乌石塘的樟州湾。路途比我想象中的更远。沥青公路在山道上，溜来溜去，溜得我有些迷糊。山上没有乔木，多矮灌木和茅草。在一个深坳，朋友停下车，说：樟州湾到了。我站在一块木牌下，往坳里望，除了几块房屋顶，什么也没看到。我对朋友说：这里是老渔村吗？才几栋房子，不像个村子。朋友斜睨我一眼，说：心这么急，下去看了，你就知道了。我又张望，可除了一条水泥路，我没看到进村的路。朋友见我傻傻的样子，说：你脚下就是路。我有些恍然。原来木牌下被篱笆围起来的菜园，中间有一个缺口，缺口就是路口。路是沿阶而下的石头路，被青草掩埋了。

下了石阶二十余米，一个完整的村子出现在眼前。两山之间的坳谷，实际上是一条狭长的峡谷，峡谷较深，把村子藏了起来。一条溪涧羸弱地低流，涧声轻缓。溪涧把村子分成了两边，房子依山而建。房子大多是石头房。石头是青黑色的石灰石，用灰浆砌起来。屋舍简朴，但有院子或菜园。路边的墙上，屋前的院子，溪涧边的空地上，种了很多花，以凤仙、蔷薇、木槿居多。八月，正是花盛季节，满墙的凤仙花很是抢眼。在一栋空落的两层楼房前，我看到了“浙江省作家协会创作基地”的门匾，我停了下来。门紧锁着。我摸摸黑黑的铁锁。院子有一棵高大的树举冠而起。我记不清这棵树，是玉兰树，还是柚子树了。记不清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它们都是开花的树，都是阔叶乔木。它们的花都是白色，幽香都是一样迷人。溪涧边的榕树垂弯而长，圆形的桶状的树冠，盖住了半个菜园。一堵将倾的围墙，窝了一蓬墨青的蘑菇。蘑菇爬满了十余米长的围墙，挂着桃状青果。

在村里转了一个多小时，我看到了四个陌生人。两男一女的游客，和一个穿绿裙子的姑娘。姑娘说话声很大，笑声爽朗，把游客带到半山民宿。

这是一个鲜有人居住的村子，也鲜有外人来。在一栋多年无人居住的房子前，我看着木质变黑的大门，怔怔发呆。它是一面时间的铜镜。我喜欢在时间的铜镜前发呆。这时，我听到了咚咚咚的敲击声。我快步寻声而去。

三个六十多岁的男人，在造铁皮船。一个是木匠，正拉开架势锯木板；一个是铁匠，打个赤膊，穿肥裆短裤，嘴角衔一支烟，用铁锤敲击铁皮，咚咚咚；一个是穿旧汗衫的货夫，手臂粗壮结实如木棍，从三轮车卸下铁皮和铁管。敲击声在峡谷里，显得张扬。我和朋友站在侧边，看他们干活。十米之外，是一片乌黑的滩涂，再远一些，便是逐渐敞开并宽阔无边的大海。三个老男人在造船，让我惊奇。有关远方，在他们的血脉中找到了源头，并一直流淌，生生不息。

终于看到屋子里有人。一对中年夫妻，在厅堂里扇扇子喝茶吃南瓜子。我进去了，讨水喝。夫妻很是盛情，把桌子搬到院子，泡大碗茶，南瓜子把盘子堆得满满，妇人用夹杂土音的普通话说：听你口音，不是浙江人。我说，是江西上饶人。妇人看看我朋友，又说：江西是个好地方，我还去过呢。她把瓜子盘往我推，说：杭州宁波我也没去过呢，我没离开过岛，没离开过海。她的爱人看着她微笑，说：两个孩子在城里买了房，也难得回家，我们也难得去城里，还是樟州湾好，你看看，流下来的山泉水白净净，我怎么舍不得不喝呢。我看看朋友李，说：在这里住上半年就好了，新鲜的海鲜餐吃，海风吹起来，真是舒服。朋友李说：海风咆哮起来很可怕，可不像现在这样温柔，不过在这里住上半年，是神仙了。

这次来舟山，是表弟振刚接我。表弟大学毕业便来到了舟山群岛，扎根二十年。已是初夏，但舟山的气候还是有点仲春气息。晚樱正开着妍妍的花，开放欲坠。如我所愿，在古炮台遗址凭吊了卫国战死的先贤，去了下沙参观三毛故居。青年时代，熟读三毛作品，她一生短暂，浪漫自由。她是大海的女儿。大海是浪漫自由的象征。

在舟山盘桓了五天，我返城，坐相同的航班——EU6674。飞机在舟山群岛盘旋。我靠着舷窗，眼睛不离岛屿和海洋。在陆路交通不发达的年代，舟山人以舟为山，在船上生活，出海，与海浪搏杀，抗击飓风，不言生死。舟就是他们的生路，就是他们的肉身，舟如山一般厚重，藏着一家人的物产和年收。世代在交替，舟山人以山为舟，每一座岛屿，就是一艘巨舰，向海洋文明进发。

以山为舟，一个多么有气势的地方，气吞万里。

说起江南，通常人们都能说出一些要素，诸如河网密布，街巷悠长，庭院深深，白墙黛瓦等。这些确实是江南水乡最典型的特征，也最易给人留下比较直观的印象。但倘若要探究那掩藏在这些外在元素背后的江南水乡的独特韵味，或许只有生活浸淫于江南水乡的人，才能或多或少地加以体察体味。

这里不能不说到《文汇报》副刊“笔会”的一篇妙文《老派》（作者沈芸）。乍读时觉得絮絮叨叨、有些零散，细品之下始见作者功力。文章通篇讲的是老派上海人的日常起居，饮食习惯，到方言俚语，说的最普遍的世俗生活。从满口方言到品尝小吃，老派上海人都讲究，有特点，不将就，就是有“腔调”，实在妙趣横生。而更重要的是能以小见大，见微知著，从中揭示和展现海派文化的精髓，以及上海人的生活格局。

我读这篇《老派》，或许比其他的读者，更多一份亲切感！首先当然是因为沈芸的祖父夏衍老先生，曾经在家乡小镇乾元读小学，面子上似乎就有一份老乡情谊，更主要的，还是内心深处对文章叙述内容的高度认同。

“我对老派的推崇，源于我的祖父夏衍，他在饮食起居上是个老派人，就像冬天他身上总爱穿的丝绵袄。

“我们的大祖母和祖母都是浙江德清人，据我姑姑说，我们家烧菜的本源是德清口味。我爷爷不喜欢带味道的蔬菜，不吃韭菜，香菜更是不进门。不吃大蒜和生葱。老派人自有一套老派的坚持，我爷爷说在某些方面，他是‘顽固分子’。”

在快餐遍地的今天，老一辈的古镇

人还是愿意把很多的时间花在捣鼓一份吃食上。比如说你走在街上，会看到有的家门口，一个牌凳一个小板凳，有个大男人系着个围裙坐在那里细细地切毛笋干。毛笋干可能是浸了几天几夜又在大铁锅里煮过的，细细地切成丝后，又会用浓浓的肉汤煨上大半天。做这些事的时候，“时间”似乎是很不值钱的东西，但小镇人爱的就是这份花钱也买不来的慢悠悠滋味。在这个节奏飞快烦躁浮躁的时代里，这样慢条斯理的生活图景多少显得有点落伍，不过也透着一种充满烟火气的从容笃定。

方言俚语仍是老家每个小镇上最通用、最易识别乡人的工具。比如说“有味道”，就是一句赞扬话，明白夸奖而有节制，且留有充分的余地。如实在好出一定水准，才肯说出味道“交关好”或者味道“好得不得了”这样的赞语。再比如沈芸文中提到的“肉麻”一词，你万万不可照搬《辞海》里的权威解注，把它理解成“因为轻佻或虚伪而引起的某种不舒服感”，那就南辕北辙，差之千里了。单看字面，你万万想不到它竟是喜欢的意思，而且这种喜欢还不是一般程度的喜欢，也不完全等同于“怜爱”，涵养较为丰富，而是一种带有深切情感的怜爱，通常适用于长辈对晚辈，至少是同辈间使用。还有走在街巷里，不时可闻声入耳的“小赤佬”“小戳气”“小巨头”等词，也皆不一定是贬义，而很可能是昵称爱称。其他如咒语骂人话，听着蛮狠却都不见力道。最凶的骂人话，不过是“叫你吃一记杀头巴掌”，只是讲过算

数，多半并不真动手，更与可怕的“杀头”差不知多少条河港。

还比如坊间遇见乡亲时的称谓，也颇能显出那么一点本地特别的味道来。幼童少年路遇长辈，礼貌称呼张口就来：“芳芳阿姨”“杨刚姆妈”，多半连带着长辈名字一块喊，不仅不讳人名，反显得熟稔，自然抬头不见低头见，乡里乡亲、左邻右舍的，直赛过远亲。更有意思的是同辈间的打招呼，住往会跟着小辈叫，客客气气，自自然然，此时完全不受辈分高低的约束，透着那么点亲切与谦卑的意味。日久天长，就此，终于将小镇横街直巷里，原本就有些局促的空间里，织起了一张浓得化也化不开的人情网。

小镇仙谭有着“千年古镇”“江南小上海”等美誉，小镇人但凡提到这一点，也没有一点的羞羞答答。我相信，敢自称“小上海”是需要底气的，事实上全国自称“小上海”的地方也不独新市一家，但在许多乡亲看来，新市的气质与十里洋场的大上海最相近。《林家铺子》《蛋花姑娘》这样的电影，只配在仙谭这样烟雨迷蒙、庭院深深、炊烟袅袅、橹声悠悠的地方拍，味道才出得来。粉墙黛瓦、家家枕河，商业发达，大家闺秀、文化名人的层出不穷，也显得那么合情合理。赵萝蕤女士的散文《浙江故里记》，回忆1937年8月，时年25岁的她为避战乱和母亲、弟弟一起重回德清老家的情形：

走进那间老厅屋，点着两盏玻璃煤油灯，照出梁上灰暗昏晦的对条，和酒金红泥的陈书风书联对，还有春夏秋冬四幅画——我想母亲也有点喜极而涕了。

我对于故乡浙江有这些私情的偏爱，因此看到《儒林外史》里面短短三数行里，那个特殊的某镇的夜景，说到一座桑园里透出灯光来的景象，不免就雀跃的十分喜欢。

读着这些朴素而温润的文字，真不忍放下，仿佛立刻就能置身其中，不，甚至原本就在现场，从来就不曾走出过。尤其文章写作的背景正是作者饱受冲击凌辱的动乱年代，竟能用这般平和、唯美的文字，描述出这样安静的、纯粹，蛮有味道的江南水乡古镇的生活，不由人不感慨不起敬——既为味道十足的小镇本身，也为小镇这样才气内蕴的女儿。

2019年7月 莫千山

笔会

樱桃和蓝莓
(坦培拉)
田莉



老家在长江边，怎么都是幸运。每次回去，时间或长或短，都会到江边石梯坎上坐坐。多半在傍晚，甚至天已黑定，喧嚣远去的时分，好像只有那时，才能与大江独处，以发天下惟大江与我的慨叹。看着山川，看着原以为正和自己一同变老的事物，才晓得其实山川老而未老，老去的只是你短暂的人生。而面对一条大江，大多时候其实什么都没想，有时却也思若流水，心想如果家乡是本日自己的书，读读那片夜色就够了；读夜色时，读读夜里那道月光就够了；读月光时，读读月下那道江流就够了；读江流时，读读江流上船帆半掩桨痕尽收的波光也够了。偶尔想起明人吴从先那句“临流晓坐，欸乃忽闻；山川之清，勃然不禁”，觉得倒蛮应景；只是明知不是晓晓而是暮晚，只好叫“临流宵坐”了；但独自面对滔滔大江，浩荡的古意依然叫人沉醉。初夏六月，一年一度的洪汛眼下还没从雪山启程，古老的江流悠悠无声，静美得恰似花季的所谓伊人。

那晚没有星光月光。江面上倒不时有驳船向上游缓缓驶去，突突突的轮机声，亮闪闪的船头灯，提醒我还有无数如驳船那样，不分日夜逆水而行的生命。看上去那不像是船在走，倒像是天地在缓缓挪移，神奇得叫我惊讶。一时便觉得能心静如水，与天地同在，正是大江赐给一个在江长大，却一直漂泊在外的人的福气，他人未必领会，也难得消受。其实远远近近也有不少人，男女老少或站或坐，什么都不做，就那么痴痴看着面前的大江。对岸大山背后，隐约有无知从哪里透来的光，匀柔地漫射开来，勾勒出大山的英武；稍平坦些的地方，不时有汽车开过，车灯如桨划开夜色，一头就钻进山肚子去了——那当然是错觉，其实是开到山背去了。不远处有人唱起了歌，虽轻柔如梦，但依我之意，那时最好以琵琶为六月弹一首散曲，恍然若指

临流晓坐

汤世杰

尖即兴的拨弄，让某种连自己亦难明的心境，即兴地播撒于天地之间——如此，一切就刚刚好。

倏忽间才发觉，自己因离家太过长久，知晓的都是些古代的人事，对近百年间家乡到底怎么一直走到如今，几乎一片空白。

第二天正好友人约。在座的几位，原都有很好的文字，闲话中才知道，如今他们竟都放下了小说诗歌，转向了对故乡近代文史的探秘寻幽。说着，做东的啸洪君拿出本书来，是《宜昌记忆》丛书的一种，随手翻看，见所记都是百多年来小城开埠前后的轶闻旧事，从没听说过，一时甚觉新奇。为该书作序的作家张永久见状就说，喜欢你就拿走，我再给他找一本。日后永久君又赠以《黄金水道——星罗棋布的川江往事》一册，竟是湖北作协策划的“家乡书”之一。方方在丛书总序里说：“没有家乡的人，内心深处经常会怀有莫名的痛楚”，而“有自己的家乡可依恋可怀想可回还，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”。

“书卷多情似故人”。事后细读那些书，才恍然想起，时间作为另一条江流，无声无形，我怎么就忘了它的存在呢？其实，大江奔行于肉身之外，时间满溢于人心之中，我们何曾分分秒秒离开过两条江流？普鲁斯特在《追忆逝水年华》里说，“人们在时间中占有的地位，比他们在空间中占有的位置重要得多”，其所作所为，则多由时间来保存。这么一想，面对那两条古老江流，可看可想的，就远不止一点水光山色，几册诗词歌赋了。求学离家太早——“当时年少春衫薄”，难怪对朋友们注目的那些历史过往，大多都不甚了了。原来，即便那样伟大的一条大江，也有过自闭的、与世隔绝的年月。而清廷依据《中英烟台条约》被迫允宜昌、芜湖等地的对外开埠，竟是由我熟知的云南“马嘉理事件”直接引发。小城自那以后在屈辱中城门洞开，现代化脚步虽杂沓零乱，终究已经起程。不仅著名的詹天佑为川汉铁路、卢作孚为长江航运，都曾驻留奔波于宜昌，一拨拨外国人你也来我往，既有想在宜昌租地建馆，却因民情激奋受阻的第一任英国领事京华伦，有最早到此开创平民教育，参与过“宜昌大撤退”的新西兰女传教士陆秉谦，也有先后在那一带采集过大量植物标本的博物学者爱尔兰人韩尔礼、英人威尔士，有第一次驾驶机动轮船穿越三峡直抵重庆的英人立德，以及第一次以现代方式勘察、测量、疏浚川江航道，培养了许多本土“领江”员，其纪念碑至今立在长江岸边的英人蒲兰田……正是这些各怀梦想者的冒险闯荡，于百多年前，不管你情愿与否，硬生生地把个楚之西塞水码头，连拉带拽地带进了现代化的漩涡……

顺着酒兴，那晚众人又驱车驰过长江般的夷陵大桥，径直去到大江南岸，拐到磨基山脚一个幽秘之处。抬眼，对岸便是我那梦中小城：当年领馆、海关、洋行聚集却被日军飞机炸成废墟的沿江一带，如今一溜摩天高楼，霓虹溢光流彩，倒影斑斓生花，显然已是那个规模初具的现代化城市，而忆起百多年前小城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踟躇蓝缕，未免感叹唏嘘。城市与人一样，须慢慢生长，不仅生长需要时间，生长的疼痛与屈辱，也都深藏于中。其时四周静谧无边，丝丝般柔滑的夜，平匀又深沉地呼吸着，以致我竟不敢断定，我真是在那里长大的。真属于百姓的日子，无非一点不虑的富足，安静的日常，素雅的清欢，每晚到江边闲坐的人们的心情，已经道出了他们的认可。

古罗马执政官西塞罗说：“一个不懂自己出生前的历史的人，永远是孩子。”看来，人对故乡真切入微的认知，都是个悠长的过程。远离家乡的游子，除了回乡探望探望，也需多读点“家乡书”，将百年变迁史铭记于心，方知我们来自何处，也至今还在路上。没问过那些家乡文友，是否也常到江边“临流晓坐”，但他们在那条历史与时间的长河边，显然已苦坐多年。为打捞、梳理家乡的前世今生，那就像一场入定的修炼——只有把山空出来，才容得下鸟，树，及鸟般飞动的云，而一颗心该要清除多少积淀浮尘，才容得下那空空山里曾经的静寂与喧嚣？就像花儿总会把一些幽梦，悄悄做到竹篱外的云天，有心者自会听见他们诵经声里的山高水阔。否则，你眼力再好，又哪能看见王维的南山？

再去江边，“临流晓坐”，“欸乃忽闻”已是如烟往事，闲坐半晌，原先浮于半空的自己，似乎已倏然落地，真正与那片天地浑然同在。故乡只有一个，思绪岂止万端？

2019.8.7 于湖光里



「文汇报」
微信二维码